

我爱祖国的蓝天

一名共和国 空军飞行教官的札记

WO AI ZUGUO DE LANTIAN
YIMING GONGHEGUO KONGJUN FEIXING JIAO GUAN DE ZHAIJI

何胜利◎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

我爱祖国的 蓝天

一名共和国
空军飞行教官的札记

WO AI ZUGUO DE LANTIAN

YIMING GONGHEGUO KONGJUN FEIXING JIAO GUAN DE ZHILU

何胜利◎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通过一位共和国空军飞行教官的个人经历与体验，扼要地介绍了我国空军八航校的初创历史，生动地描绘了那个年代飞行员训练与生活的场景，既刻画了军人个体的丰富情感，又展现了大时代中一代空军永远的蓝天梦。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，无标签者不得销售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爱祖国的蓝天：一名共和国空军飞行教官的札记 / 何胜利著.

—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5

ISBN 978-7-302-39810-3

I. ①我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80575 号

责任编辑：朱敏悦

封面设计：汉风唐韵

责任校对：王荣静

责任印制：沈 露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：100084

社总机：010-62770175

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 量 反 馈：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刷 者：清华大学印刷厂

装 订 者：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48mm×210mm 印 张：14 插 页：2 字 数：324 千字

版 次：201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~4000

定 价：35.00 元

序

那年那月的翱翔

翻开这部《我爱祖国的蓝天——一名共和国空军飞行教官的札记》，真是感到说不出的欣喜。这不仅仅是因为作者用我填词的空军之歌来为他的飞行生涯作注脚，还为着又能读到第一手的有关飞行的文字了。

作者何胜利是我新中国人民空军的一名战斗机飞行教员，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，秉承家族壮志，毅然投入军营，成为“百万里挑一”的飞行预校学员；又奔赴大西北，在新疆哈密朗朗晴空下，一飞就飞了近二十年。可以说，为共和国奉献出了青春年华、滴滴汗水和无尽激情，在祖国最需要雄鹰展翅的时候，以苦中作乐的革命精神，诠释了“最可爱的人”和“蓝天骄子”的意义。

这部手札文字朴素生动，内容翔实，既扼要地介绍了我空军八航校的初创历史，又巨细靡遗地描绘了那个年代飞行员训练与生活的场景，更刻画了军人个体的丰富情感；既发出了大时代的感喟，

又有坚定忠贞的报国热忱。

军校教员，是甘为人梯的。八航校是一所光荣的飞行学院，培养了无数共和国的雄鹰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这里走出了二十几位将军，还有更多的佼佼者从这里起飞：前空军司令、现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，我国第一位“航天英雄”杨利伟，汶川地震救灾时牺牲的邱光华……当然，更多的是像作者一样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教员。他们平凡的生活永远闪烁着不平凡的光芒，他们为保卫共和国的蓝天架起了层层云梯。

很高兴看到这部手札能够付梓，可谓填补了我人民空军建设史的空白。也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到这部手札，而不仅仅局限于现役退役的军人，或是军事历史爱好者。我想，凡是对曾在那个一穷二白年代坚守并创业的人们，都将为此书而回味，而触动，而热泪盈眶。

作者离开航校后，又参与到我国第一家民营国际航空公司的创建，那段不寻常的经历，足见他对蓝天的热爱和痴情。作者现在也已年近古稀，还身染重恙，我不敢相信这部近二十万字的手札，是他在病中一笔一画写下的。其志可赞，其意可嘉！

作为一名空军的老兵，读罢这部手札，我由衷地说一句：“我们都爱祖国的蓝天！”

阎肃

二〇一四年盛夏

写在前面的话

这些文字得来着实不易。

起兴，是拜读王外马甲的《战场上的蒲公英》，沉醉于抗日战争上矢志抵御外侮的一个小小伞兵的传奇经历，个人命运在动荡历史中天地一沙鸥。当读到伞兵蔡志诚回想他第一次跳伞的瞬间，我也福至心灵。

我的父亲正是一名飞行员，而且是新中国早期的战斗机飞行教员，他在新疆戈壁的蓝天下翱翔了近二十年。其间，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、全军军事训练大比武、十年动乱、改革开放，以及八航校的建立和撤销，人民空军建设的许多正面侧面背面……他该有多少故事可以抖落给我！

也曾听父亲间或提起飞行员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我总希望有朝一日，他能集腋成裘。

数年前，于花甲寿年的那个春节，父亲被诊断为“帕金森氏病”，这真是致命的打击！之前数年渐进的行动迟缓、肢体僵硬，

都以为是缺乏锻炼、步入老年的常态，没想到是得了这种思维和行为都极为受限，且只能越来越重而不可逆的疾病……那段日子，全家人都难以接受这个严酷的事实。

我的父亲可是飞行员出身，曾经是雄鹰！

为延缓父亲思维迟障，更加上王外马甲和蔡志诚伞兵的启迪，我力劝父亲记录下他的飞行生涯。

近五十年前心中的云浪渐渐又翻滚起来。于是，父亲用颤抖的手，一字一句回忆着；再由母亲帮我一行行辨认父亲的笔迹，订正许多细节；最后，我一段段敲进电脑里。为了使阅读更加顺畅，我只把手札中一些重复的文字稍作删减，保持了父亲原汁原味的第一人称的叙述。

题目我也拟了好多，什么《铁翼九霄》《八航校的缅想》《翔》……还是父亲一锤定音，就叫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。

就这样，《我爱祖国的蓝天——一名共和国空军飞行教官的札记》，一部近二十万字的自述自撰，以共和国早期空军飞行教员从参军到告别蓝天的个人体验，于2010年金秋在互联网天涯社区“煮酒论史”板块开始连载，2010年11月15日被推为“天涯聚焦”头条，吸引了众多网友读者追帖跟帖。其后，又在铁血军事空军论坛、八航校战友网等网络平台连载，也收获了大量点击。江崇超、韩强、丁小平、姚叶运、朱际唐、张万林、刘立顺、郑健、卢建华、卢玉儒、吴崇高、蔡雨润、王承山、尹新年、刘绍观等父亲当年的老战友和奉闽豫和、afwinglm刘鸣、柳树泉边等网友给予了热情关注和跟帖评论，在全书付梓时还得到八航校子弟魏江提供的珍贵的校园现状照片。

连载期间，母亲也率兴挥毫，为每一章节填词赋诗，给蓝天故事增添一抹亮色。

空军的第八航校已然撤编，但她永远是一所有着光荣历史的飞行学校，中央军委曾为八航校安全飞行 25 年两次颁发集体一等功，我的父亲为此贡献了绵薄之力。

就如“战斗中的伤疤是男子汉的勋章”一样，父亲早已收敛起银翼，在丝丝病痛中追昔抚今。其实，这沉疴就如蓝天梦的遗赠——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父亲，甚或是我，为着那报效祖国、哺育雄鹰、捍卫领空的壮志，无怨无悔。

而今，这部手札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终于问世，足可安慰父亲的病痛。并有幸得到著名词作家、空军老前辈阎肃老师慷慨作序，畅销书作家萨苏老师的倾力推荐，清华大学出版社和李强编辑的大力支持，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！

银鲨 SU47

引 子

“我爱祖国的蓝天，
晴空万里阳光灿烂，
白云为我铺大道，
东风送我奔向前。
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，
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……”

每当听到这熟悉优美的歌曲，我的心都为之一动。这首歌那么淋漓尽致地抒发了我的心声，唤起我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情怀。我曾用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二十年来亲历它，那是我心中永恒的青春旋律。

我翱翔祖国美丽蓝天的日日夜夜……

目 录

序 那年那月的翱翔——阎肃 / I

写在前面的话 / III

引子 / VIII

壹 百万里挑一 / 1

贰 空前绝后的“十二期半” / 13

叁 陆军第一军的锤炼 / 25

肆 “解放军要学游泳！” / 41

伍 天地一沙鸥 / 51

陆 蹲农村，搞“四清” / 63

柒 人生乐在相知心 / 75

捌 在三航校的日与夜 / 83

玖 西出阳关无故人 / 93

拾 戈壁滩上的柳树泉 / 107

拾壹 振翅欲飞 / 115

拾贰 第一个飞行日 / 121

拾叁 风沙万里梦堪惊 / 133

拾肆 第一名放单飞 / 141

拾伍 腾云驾雾 / 149

拾陆 扎根边疆，执教蓝天 / 159

拾柒 给好友的信 / 169

拾捌 “不可沽名学霸王，可以着陆！” / 18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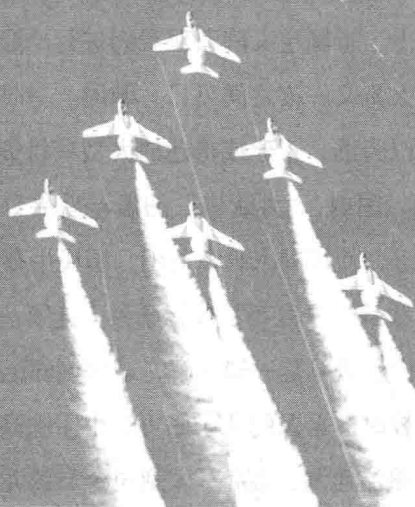
- 拾玖 雏凤清于老凤声 / 203
- 贰拾 战天斗地，其乐无穷 / 219
- 贰拾壹 高空一万五千米 / 233
- 贰拾贰 昨夜星辰 / 251
- 贰拾叁 “喀秋莎”情结 / 265
- 贰拾肆 苦中作乐，甘之如饴 / 281
- 贰拾伍 疗养逸事 / 295
- 贰拾陆 老飞们的亲与情 / 305
- 贰拾柒 改装直升机 / 323
- 贰拾捌 告别蓝天 / 335
- 贰拾玖 毛遂自荐 / 347
- 叁拾 宁为鸡首，不为牛后 / 357
- 叁拾壹 踏上新征程 / 369
- 叁拾贰 难忘海参崴 / 383
- 叁拾叁 “四大天王” / 393
- 叁拾肆 一生襟抱与山开 / 401
- 叁拾伍 全国首个民营国际机场验收 / 409
- 叁拾陆 永远的蓝天梦 / 417

《蓝天》的魅力

——读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有感 / 423

壹

百万里挑一



1

那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国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内外交困。国际上，帝国主义阵营对我们进行严酷的政治打压和经济封锁，苏联老大哥又一夜之间反目，掣肘。一时间，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建设难以为继，正建或待建的大型项目资料被拿走，设备撤离，专家调回。国内，“大跃进”的虚浮后果日显，自然灾害肆虐，物资极度匮乏，使得国家日渐贫困，国民生存艰难。

1960年夏天，我从太原育英学校转学到大连第一中学，读初中二年级，对国际国内形势只是一知半解，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挨饿。

在太原育英学校时，军医的儿子张可兴由于吃高粱面饼子，拉不下大便，憋得两眼流血滴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，偷食堂的窝窝头吃，被老师“押送”回北京家中；太原市市委书记的儿子张群炎，以为我的同学张万林给他分的菜汤少了，一大铁勺打得张万林头破血流，住进了解放军二六四医院……

儿时不记仇，男孩间的龃龉矛盾都是那时的困难造成的。

到了大连也还是饿。由于粮食奇缺，每天配给的五六两口粮，根本不够一顿吃的，又没菜没油，我这十四岁的大男孩饿得脸色都绿了。

本来我是个规规矩矩守纪律的好学生，居然在课堂上坐不住，和弟弟偷偷跑出去。——到哪里去呢？到饭馆去！到了饭馆才知道，没有钱又没有粮票，哪有饭吃啊。只能趴在窗户外往里看，就为了看别人吃东西。这一看，不就更饿了嘛。

饿得实在受不了了，我给母亲写信，希望给我邮一些粮票。我眼巴巴地等啊等，母亲回信狠狠教育了我一番：“国家有困难，全国人民都在挨饿，毛主席都已经半年没吃肉了，你别资产阶级思想太重！”

话虽这么说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三个月后，我转学到沈阳市八一学校，弟弟则转到旅顺市的一中（那时我家住在旅顺，可以就近关照）。八一学校有点儿部队的供应，部队自力更生开荒种地收得的粮食蔬菜，官兵们舍不得吃，都拿到学校来养了军人子弟。

为了填饱我们这些饿鬼的肚皮，食堂的师傅想方设法，绞尽脑汁制作充饥的“代食品”。有一种代食品饼干还挺好吃的，是把苞米秸、高粱秸晾干了，磨成粉做成的。他们还研制了一种增量法，本来一两米，只能做一小碗米饭，用了增量的方法，体积可以增大4倍，能盛满满一大碗。可是吃起来就滔滔乎乎的，毕竟只有一两米的分量。

不管怎样条件总算好了一些，不至于再饥肠辘辘听不进课了。

熬到1961年下半年，我升上初三，该准备考高中了。

在深秋的一节自习课上，班主任老师说：“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，空军今年在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员，除了戴眼镜的，所有男生都到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去体检。”

大家很兴奋。好几个活泼好动的已经按捺不住，模仿起飞机起飞的样子，嘴里像发动机一样呜呜突突个不停。我居然并不特别兴奋，心想：天之骄子哪那么容易就选上！带着从众的心理，我跟同学们一起报名，接受体检选拔。

全年级60多个男生被拉到医院。一看，乌泱泱已有好几百名其他学校的男生等在那里。进了门诊楼，满走廊都是十几岁的半大小子，嘻嘻哈哈，推推搡搡，交头接耳，推测着谁能选上谁选不上什么的，全然没想到这儿是医院，也压根儿没顾及头顶上还挂着“肃静”的牌子，都希望在体检中一决高下，顺利胜出。

大家的情绪感染了我，我的好胜心逐渐被激起。如果能中选，自然是件很荣耀的事。

在地方中学选飞体检的过程很复杂，时间也很长，是按照苏联空军选飞标准和程序进行的。我们在沈阳经过医学院附属医院、市医院、省医院、招飞体检和空军医院五级初检和复检，光眼科就进行了七八个项目的检查，仅“散瞳孔、查眼底”这一项就搞了半个月。散瞳孔很难受，让我们见不得光，我们就每天戴着墨镜穿行于沈阳市区。那时候，戴墨镜可是很稀罕的，搞得别人都以为我们是盲人学校的学生。

体检历经了足足两个月时间。单是起始的初检，测身高体重、查视力、量血压，及五官科检查，就淘汰了近一半人。近视眼、鼻炎、中耳炎、龋齿、腋臭、罗圈腿、扁平足，身上任何地方有一点儿小伤疤都算不合格。十几岁的男孩子正是打闹、淘气、活泼好动的年龄，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儿外伤？真是太严格了。

检查外科时，我们在诊室外走廊等候。听检查完的同学出来说，进去要脱衣服，全脱光。——全脱光？一丝不挂？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又想，没什么，又不是没进过澡堂子。

轮到我时，才知道每次只允许一个人进去。进屋一看，我一下子就傻在那里了。屋子里站了二三十个医生，全穿着白大褂，居然有不少医学院的女学生！试想想，一个赤身裸体的青少年，只身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做一些体操动作，接受那么多衣装严整的男女医生的审视和检测，甚至还有现场教学，该是多么无地自容。我几次下意识地含着胸，都被主检医生纠正了，要求我昂首挺胸，正视前方，走直线。这哪是体检，分明是心理考验。

体检淘汰率最高的项目之一，是坐转椅检测前庭功能。我坐上转椅，心情稍微有点紧张。根据医生的指令系好安全带，双眼紧闭，脑袋偏向一侧。医生推动转椅，左转20圈，右转20圈，停住。令我睁眼，头向后靠，看脖子是否能准确地靠在转椅背侧的立柱上。解开安全带，起立，站直。我站起来不由向前趑趄了一下，站定了。——合格！

听说不少同学转圈后站不起来，或是站起来后摔倒、呕吐的不在少数。至少又有一半人是在这个环节中遭淘汰的。我们班30多个男生，有20人在这项检查中出局。

那一年，全沈阳市报考的生员有十几万人，最后体检合格的只有50余名。八一学校只有我和王晓红两人通过。王晓红身高体强，入选似在情理之中。

我当时比较单薄瘦弱，体格绝不出众。看到同学、朋友们连连出局，我心里打起了退堂鼓。我本来就是比较难以适应陌生环境的人，就表了态，自己也想退出。

哪知招飞的武装部领导急了，专程从沈阳跑到旅顺，到家里见我父母，晓以利害。说我家四代雇农，革命军人后代，绝对根红苗正，现在万里挑一，怎么能不服从国家需要呢？！

我母亲是参加过八路军的，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，不过这次却并没有讲什么大道理，只是对我说了一句最实在的话：“去吧。你那么馋，空勤灶吃得好。”

3

1962年初春，是初中三年级的下半年。我们这些招飞选上的，集中在沈阳和平区第三十九中学滑翔班学习。一想到我们不久是去当兵，当飞行员，将来是武官，是时刻准备打仗保卫国家的，学习上就松懈了。上课也不认真听讲，课余时间就吆五喝六打球锻炼身体。结果，一考试，很多人的成绩都不够升高中的。

半年后，我们本该毕业入伍，但国家尚处在“自然灾害”的困难时期，各方面物资都紧缺，飞机航油更是稀缺，航校学员分配不出去，连空军预校第十期的学员都还“窝”着。我们这些老初三更是有些惶惶然。文化课成绩已经落下一截儿，又有可能不选我们为